

# 冰凌幽默小說的智謀——析冰凌七十年代詠嘆調九章

孫新運



蔣子龍在《幽默冰凌——〈冰凌幽默小說選〉序言》中寫道：“幽默是人生的一部分，是一種人生態度、處事方法和教養模式。”他還說：“幽默本就是智慧和性格的碰撞，通過人與人之間溝通、激發合互補，才更能發揮幽默的最大能量。”冰凌的幽默小說具有傳統的眼光，歷史視野和全球胸襟，他的小說內容豐富，底蘊豐厚，他的小說是立體的，光芒四射的，既是個人的，又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正如南帆在《幽默的鋒芒》中寫道：“幽默是美學理論之中的一個重要範疇。經過漫長的演技，人們已經總結出產生幽默的多種條件，例如奇想、機智、通達、自嘲、故作蠢言、答非所問、一語雙關等等。”如蔣子龍和南帆所說，冰凌的小說充滿了幽默的智謀。特別是一組反映七十年代的幽默小說。

## 1、引而不發

引而不發出自《孟子·盡心上》，“引而不發，躍如也。”意思是拉開弓，搭上箭，不射出去，做出躍躍欲射的姿勢，以便讓人學習體會射箭的技能。比喻善於啟發、引導或控制。冰凌有的幽默小說不發任何評論，控制敘述節奏，平靜的敘述，一直到讓讀者忍俊不禁。

《“莎士比亞”》講述了文學青年魯小林的故事，因為開口閉口必稱莎士比亞，被人起外號“莎士比亞”。他向“我”介紹他的筆名：“魯靜，是我寫長篇小說用的；這，牧子，寫散文用的；這個，柳葉飄呢，啊，很浪漫，很有詩意，讓讀者去想象，去發揮，這個這個啊，綠綠的小河邊啦，那柳葉啊，飄啊飄啊，這是寫詩用的筆名；還有這個，魯、肅、公，這個筆名很老氣，很古雅，這是寫文藝評論用的。以後啊，寫出來，讓廣大的讀者都不懂得是一個人寫的。到了後來，人家才知道這是出于一個人的手筆。啊！表示震驚。”作者引而不發，活靈活現地表現出“莎士比亞”說話的神態，明顯是不着邊際的吹噓，作者卻一本正經地敘述，不做任何評價，不做任何褒貶，讓讀者自己自由盡情地品味其中的幽默，任由讀者笑出聲來。

“莎士比亞”又說：“我呀，沒什麼野心，只是想這輩子寫它幾本書，從鴉片戰爭開始寫，一直寫到今天的文化大革命，第一部叫《耻與恨》，分上中下三卷。我準備寫信給北京那個中國歷史博物館，請他們跟我合作，隨時向我提供歷史資料。哎，你笑什么？你不信？”這是他的雄心壯志宏圖大略，還設想請中國歷史博物館幫忙，一起合作，用過大的志向的敘述，刻畫出主人公的浮夸和可笑。接着作者抱怨冬天冷，夏天熱，沒有書房，戀愛生子對實現宏大理想的阻礙，最後寫道：“《耻與恨》要不要寫？要寫，一定要寫成功！不寫出來，我這口氣是難嚥下去的。中國，好像是中國，有個偉大的文學家說過：學跳舞是越早越好，而做作家則是越晚越好。很有道理。說心里話吧，我心里已經算好了，等到我兒子十歲以後，我不操心了，那時候，我就可以扎紮實實寫完《耻與恨》……”幽默之意頓出，人物生動形象躍然紙上，藝術性極強，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冰凌運用夸张的手法，敘述“莎士比亞”的所作所為，不對他的言行做任何評價，只是做平靜客觀的敘述。作者擺出靶子讓讀者自己去打，描寫“莎士比亞”浮夸和搪塞的各種理由，讓讀者自己去體味和品評，拉開弓而控制着箭不射出去，子彈上膛但不發槍，讓讀者自己開

槍射箭，更增加了幽默感和藝術性。

## 2、煞有介事

煞有介事的詞意是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多指故作姿態。宋陸九淵《語錄下》中有“某何嘗不教書；不知此後煞有介事。”煞有介事原是吳地方言，介是這樣那樣表程度，介事，那樣的事。冰凌有的幽默小說讓人忍俊不禁，他卻一本正經地“裝神弄鬼”。

《貢品》中虔誠迷信的九福婆和童言無忌頑皮狡猾的小歲的對話真是風馬牛不相及，但作者正正經經的敘述真是讓人捧腹。在特殊年代九福婆還是要為丈夫忌日奉上哪怕是大為縮水的貢品，小歲說外公早死了，九福婆厲聲一喝，“亂講”，丈夫永遠活在她的心中。作者詳細地描寫了靈牌的製作過程，很有幽默感，特別是小歲寫的“外公 0 位”更是讓人啞然失笑。九福婆對丈夫的祭拜是虔誠恭敬的，“一切就緒，九福婆一絲不苟地重新梳了發髻，換了身整潔的衣服，平心靜氣，排除雜念，進入虔誠的狀態。她蹲下身，挪過臉盆，開始燒紙錢。”當小歲得知給外公寄三百元塊錢的時候，感到不平衡，他一個月才兩毛錢，九福婆說：“外公用一年啊，買米買菜，又要喝茶吃水果，衣服臟了，還要花錢請人洗呢。”九福婆讓小歲磕頭，小歲想到小姨結婚拜天地的情景，磕個沒完，九福婆趕緊制止。小歲一直盯着福桔，魂靈便被福桔所勾引。九福婆對丈夫傾訴完心事之後，“九福婆恍恍惚惚，彷彿看見丈夫端坐在供桌前，剝桔，品茶，嗑瓜子……便寬心走出房間，拉上門，由着丈夫盡情‘享受’。”在陽臺玩耍的小歲不知哪里去了，九福婆又聽到供奉着貢品的她的房間里有動靜，開門看什么也沒發現，只有煙霧之中丈夫的遺像，她有些心慌。過了一會小歲出現，並告訴九福婆她房間里好像有人吃東西的聲音，九福婆輕輕推開門，小歲大叫福桔少了三個，並強調一定是外公吃的，還說桔子皮杯仍在了床下，九福婆也發現桔子皮的筋皮還是潮的，是剛剛吃的，九福婆臉色刷白，皮肉痙攣地顫住了，九福婆緩緩醒過來大哭：“……一吃就是三個桔子啊……老頭子啊，我不在你身邊，你受苦啦……再熬幾年吧，我就來，你等着我啊……”小說戛然而止，九福婆至此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作者也不點破。作者煞有介事的冷靜克制的敘述，讓讀者笑出聲來。

作者在敘述九福婆為丈夫忌日準備貢品，製作靈牌，對丈夫訴說瑣事，態度是虔誠的，做法是敷衍的，這種自相矛盾本來就具有很強的諷刺性和幽默感，但是作者認真按部就班得板着臉一本正經地敘述。特別是小歲貪吃無所忌憚要聰明，讀者一眼就看穿了，但是迷信恭敬善良幼稚的九福婆看不透，九福婆對小歲童言無忌的駁斥，都是認真的。九福婆為已逝去的丈夫進獻貢品，既希望丈夫能夠享用，又害怕丈夫真的享用，這種矛盾的心思和做法，都讓讀者早已忍不住要笑出聲來。而作者的不動聲色的煞有介事的正襟危坐的敘述，更使讀者要笑噴了。

## 3、反客爲主

反客爲主的意思是客人反過來成爲主人。比喻變被動爲主動。《往事》講述的是“五·七指示”放光芒的時候，學校組織學生到北郊畜牧場參觀牛交配和人工授精的過程，然後讓學生寫作文，發生了讓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懵懂的少年面對動物世界兒童不宜的事情，從不懂，到羞澀，到尷尬，已經讓人捧腹大笑了，但是作者又新翻楊柳枝，運用反客爲主的方法，更推高了小說的幽默值。因爲這幫學生的老師也是剛出校門的懵懂少女，學生就把他們的羞澀和尷尬轉嫁給夏老師，形成反客爲主的局面，學生反而成爲了勝利者，老師被迫成爲了被幽默的對象。

當農場工作人員介紹人工授精過程時提到精子，學生馬上問夏老師精子是什么，夏老師滿臉通紅懼了一句：“回去問你爸。”這句話不但沒有給自己解圍，更使她陷入被動尷尬的境地，也直接刺激學生加大難度難爲她。當工作人員採集完公牛的精液後，夏老師悄悄地問宋老師人的是不是也這樣，宋老師暗示別讓學生聽到，這些話真的被“我”聽到了，把夏老師進一步推向尷尬的境地。夏老師這個年輕的姑娘，既好奇，又害羞，還得給學生佈置作文。第二天只有十幾個同學交上作

文，夏老師告訴學生不寫完不準回去。夏老師打飯回來，依佛打趣道：“老師，你飯就吃這麼一點點啊？太少了，老師要保重身體。”大家哄笑，夏老師生氣批評依佛瞎說話不寫作文是不是出去玩了，依佛說：“我沒有玩，是我不會寫。我去問我爸爸，他、他打了我一巴掌，說學校搞封資修，叫學生看流氓事情。他還說、還說……”夏老師趕緊問還說了什么，依佛說：“還說、說，看了還不夠，還要寫出來。他準備向學校工宣隊彙報。他說，工宣隊齊隊長他認識是他一個廠的。”夏老師一陣驚慌之後，拿起白雪的作文本說：“白雪，大部分都是寫參觀牛場和草場的經過，參觀那個，只是略寫，就那麼一句，你們聽；最後，我們還參觀了科學實驗，是不是？科學實驗嘛，我什麼時候叫你們寫那個啦？”大家都照貓畫虎，寫上：“最後，我們還參觀了科學實驗”後嘻哈地跑出教室，只剩夏老師兩眼發呆愣坐着。這樣的結局讓讀者回味無窮，作品的趣味性和藝術性陡然提陞。這種反敗爲勝，反客爲主的寫法，更增加了幽默感，更容易觸碰讀者的笑點，引發讀者的思索，反映作品的主題。

## 4、瞞天過海

瞞天過海的詞意是瞞住上天，偷渡大海。比喻用謊言和僞裝向別人隱瞞自己真實的意圖，在背地偷偷行動。小說的通過起伏跌宕的情節，吸引讀者，不做過多的評論，讓讀者自己從中感悟。表面上一直在敘述故事，故事發展

的風格不同，一改《往事》欲說還休，遮遮掩掩，“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狀態，敘述得淋漓盡致，這裏對性毫無顧忌的描寫並不是單純爲了寫性而去寫性，而是假痴不癲，外表的狂放是爲了表達十分清醒的認識，借以表達出特殊時代獨有的亂象，表現出別樣的幽默。

《五嬌》以謹嚴的邏輯進行敘述，先介紹五嬌守寡而沒有再嫁，由於和隊長依木相好，被安排看管糧倉，由於公正被大家認可，再敘述相好們和五嬌幽會場所除了她家就在糧倉外屋的草墊上，引出爲鄰居扎草墊，爲知青扎草墊，引出知青小陳，五嬌喜歡小陳，就和十九歲的知青在草墊上睡了，約好第二天再來。第二天五嬌早早在草墊上等小陳，等來的卻是隊長依木，依木警告五嬌誰都可以睡，唯獨知青不能睡，連他都不敢睡。然後問及五嬌和小陳睡的具體情節，他倆也仿照當時情景在一起睡了，更有甚者依木老婆在外面喊他吃飯，也沒有制止他們倆的所作所爲。他倆如此大膽放肆的作爲是因爲他倆的特殊性或者特權，隊長依木有權，五嬌沒有丈夫有自由，這種狂放的敘述實則是諷刺了在特殊年代對男女之間的事情看得很重，動不動就挂着破鞋遊街，動不動就以流氓罪判刑和處罰，但是在嚴格管控的背後是肆無忌憚的放縱，放大了這種諷刺和幽默的成分。

《婚夜》講述了一對夫妻正常的兩性生活，卻滿嘴口號，改名，寫宣言書，讓人捧腹。明明是夫妻間的性生活卻夾雜着口號：“讓我們團結得像一個人那樣。”“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表現了特殊時代特殊的印記，真是深刻，一針見血。

《埋伏》陸小民值班發現了三結合領導小組組長趙大潮和副組長葉紅苗之間的不正當關係，他們心虛地裝模裝樣地大聲爭吵着走進辦公室，在幽會的過程中，做着下流的事情，嘴里卻高喊革命口號，完事後兩人還是大聲講話離開，彷彿他倆在辦公室只是爲工作爭吵似的。後來廠裏想讓陸小民去分廠工作，陸小民就去找當年的趙組長今天的趙主任，趙主任鐵面無私，當陸小民提起當年辦公室的事情，趙主任馬上給予解決。

作者藉助表面狂放不羈的敘述描寫，真正要表現的是在特殊年代中特殊群體的人性的本質，表現出清醒的認知和強烈的諷刺與幽默。

## 6、笑里藏刀

何開四在《外諧內莊 別具一格——簡評冰凌幽默小說》中說：“實際上喜劇往往是與思考者相聯繫的，它是一種理性的感受，是理智的對於人生的批評……真正的幽默作品，總有其思想包容……不少篇什犀利尖銳，具有很強的批判精神。”

冰凌的幽默小說體現出的不是淺薄的幽默，而是骨子里的深刻，是大有深意，是沉重的反思，具有哲理的思辨。作者不只是爲了幽默而幽默，也不是簡單地逗讀者一笑，而在逗樂大家的同時，引發讀者深深的思索，在笑聲中夾雜着辛辣的諷刺。

幽默是冰凌小說質的屬性，內在的肌理。冰凌在幽默中藏着鋒利的解剖刀，通過外表的症候，發現病竈，尋找病根。冰凌把特殊年代的荒誕、癲狂、亂象展現出來，讓人們在大笑的同時，陷入深深的思索，或許還會笑出眼淚來，在笑聲中生出無限的痛楚。讓讀者去發現，去思索，去感悟，去警醒。



孫新運，著名文學評論家。遼寧丹東人，畢業于瀋陽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現爲遼東學院漢語言文學系副教授。遼寧省作家協會會員，遼寧省修辭學會會員，丹東市語言學會理事。近年來發表了大量文學評論，主持和參研了多項重要課題，著有《孫新運評論集》《蔡楠小說論》《解讀楊曉敏》等。